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夏四月丁酉詔龍圖閣直學士鄧溫伯兼侍讀提舉醴泉觀其新除翰林學士承旨告繳納溫伯告命既出言者論駁不已故有是詔王巖叟又封還詞頭奏曰臣昨封還溫伯除翰林承旨詞頭伏奉指揮令以

次舍人撰詞臣以所言無取兩乞罷職未蒙俞允今日別承温伯改除侍讀詞頭臣不敢輙行緣臣本論人才之邪正不爭名職之高下伏以陛下富于春秋方以進學為急正當選擇正人日侍經帷以輔養聖德之時而進佞邪以置左右正人懼焉書曰昔在文武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荀卿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蓋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夫僕御之官微賤者也朝夕左右給後事而已恐其一言或邪遂誤君德猶必用正人況

勸講之臣乎庶士猶知近中正而防邪僻况萬乘之主乎溫伯姦邪事迹猥多不能徧舉舉一事陛下親所見者以為明驗垂簾之初陛下下詔求直言欲以知天下之事而溫伯草詔陰合姦臣之意陽承陛下之旨名為求言之詔實乃禁言之書使天下無一人敢應詔者逮司馬光具以此意陳于陛下别作詔文于是天下之情始得以上達姦邪如此豈可令侍言帷幄預親近之列乎臣粗知愛君何敢奉詔伏望収還新命俾易善藩庶

不累日新之德獲允至公之論貼黄稱元豐八年五月五日下詔求直言乃是兩宫盛德之舉惟温伯與蔡確協謀蔽塞顛倒其說將求言之詔陰藏六事為距言之文若非司馬光極口論列乞行別草詔書陛下何由得知欺罔天下之人何由曉達聖意姦臣為害如此已見明迹今若置之經筵日承顧問深恐佞邪惑亂聰明上累君德臣輙節録温伯元行詔本及司馬光論列乞別草詔書奏狀望賜省覽庶見姦臣邪心未易防察不可

一日令在左右詔以温伯知南京既而復從初命　鄭雍新舊

傳並云雍封鄧温伯侍讀除命復除承旨雍乃草制按丁酉詔云其新除承旨告繳納則承旨告已嘗行出矣當是時在西掖者三人鄭雍顏復王巖叟也初繳還承旨詞頭必送以次舍人不知復及雍孰為之令令繳納者即此告也雍若先曾草制則復必不更草豈今所繳納者或顏復所為辛丑再除雍實為之然顏復時已病不當直按辛丑詔云依三月十四日除命復為承旨自不須别出告既不别出告而傳稱雍遂命詞頭所不可曉蓋巖叟繳還詞頭即送雍雍命詞訖更除侍讀雍已論列因用雍前所撰告命給付而傳誤云爾也巖叟繫年録記此事頗詳今從之雍四月十日遷中大夫舊録有之新録削去不知雍以何事遷也當顏復五月六日自西掖改章制侍講祭酒翼日遂卒或除温伯時復已病不必當制也據王巖叟五月十八日自西掖改龍制

都丞蘇轍云言溫伯者皆美遷按巖叟嘗以章制為都丞矣豈以遷龍制為美乎當考　三省言

自春以来時雨未足民間諸般欠負恐未能償詔府界諸路監司應雨澤未足處人户合催理繫官欠户權住理納侯豐熟日依舊　樞密院言轉貟馬軍指揮使已下至副兵馬使人數溢額轉遷不行詔權置下名軍使一百七十人副兵馬使一百七十五人　詔大理寺合存火限官員出局即時洒熄夜宿行遣文書聚於宿官一處專切提舉如不洒熄及至遺漏並依尚書省諸房

法初元豐七年尚書諸房不以時熄火及遺漏者罪當徒至是以元豐庫接大理廨垣而本寺未有火禁故降是詔新本削去　戶部言乞于請官物條內添入充官用之物過限具因依報所屬別出憑由帖旁從之舊無限或閱歲不請難於檢察故也新削

戊戌熈河蘭岷路經略司言乞委城寨使臣同名募少壯堪耕戰之人刺充弓箭手每員招及三百人著業及一年減磨勘一年百人減半仍委知通提舉每及六百

人各與減一年磨勘三百人減半從之

己亥提點京東東路刑獄劉賡為刑部郎中　詔宣使和州刺史内侍押班趙世長為本省右班副都知　樞密院言軍人差發往川峽路屯駐者内有曾犯徒經斷并逃亡捕獲或無家屬若配軍并降到人並隅下權移本州或隣近以次州禁軍指揮管轄差使候軍回却歸舊指揮收管從之新本削去

庚子詔李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從范祖禹三月

辛未駁奏也辛未三月六日此據蘇轍九月末奏增入

辛丑詔鄧溫伯依三月十四日命除翰林學士承旨其四月二日提舉醴泉兼侍讀除命勿行始太皇太后諭執政令以溫伯知南京既而曰且記取便與遷及退尚書右丞許將謂同列曰簾中語殊未婉順盍再將上中書侍郎傅堯俞和之呂大防以為然時鄭雍聞王巖叟再封還詞頭亦上疏乞辨邪正曰朝廷頓除溫伯為學士承旨而衆言交攻一旦改命乃使日侍天子左右得

以納說臣不知以溫伯為邪而退之或以為無過而用之也於是執政并雍疏進呈卒從初命而有是詔雍前所撰承旨告猶在閤門乃促溫伯拜受新舊録于此始載王巖叟封還溫伯詞頭詔送以次舍人又不載以次舍人為誰今移封還詞頭事見三月十四日仍取劉安世言章備載之餘人更須搜討編入王巖叟紀年録云鄭雍疏蓋丈過之辭語鄭穆曰此疏同進呈必害事已而果然

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臣伏見朝廷除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繼又給事中兩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遂非之理遷延累日未敢論列

比聞傳報前命復下搢紳相顧莫不失色何者陛下即位以来未嘗沮抑公論令兩省給舍舉職如此葢是公議以為失當朝廷略不聽納持之益堅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說及觀告詞乃知陛下以攀附之故遂加恩寵臣獨疑其不然須至辯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綸草昧乃有豪傑之士用為佐命之臣謂之攀附可也繼體之君或由儲貳或自藩邸春宫王府咸備僚屬以其有保傅之恩調護之效謂之攀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齡未

追出閤誕膺天命遽登宸極中間溫伯惟曾暫掌牋記何嘗得望清光而遂以攀附加之循名考實顯為非據況溫伯姦邪反覆天下所知陰假王言內交蔡確此實有罪苟追典刑更蒙誤恩尤駭物聽伏冀陛下審察清議斥遠佞人收還詔除以慰衆望又言溫伯資稟姦邪貪附權利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巧鬬側媚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事悉心附託名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

天極褒賞輔弼溫伯草王珪麻制則曰預定議于禁塗
為確命詞則曰尤嘉定議之功臣聞太皇太后之立孫
神宗皇帝之與子上當天意下符人望聖心先定不假
外謀考經稽古無一不合確實何力敢貪天功就如姦
人之言出於大臣之策亦當先推上相方及次輔而溫
伯陰受邪説稍絀王珪乃於確制特為溢美重輕顛倒
欺惑天下蓋小人之深計將徼幸于異日溫伯預聞其
事故欲以此為張本原心定罪宜蒙顯戮茍逃誅竄已

出大恩豈可塵汚玉堂奉承王㫖况中書舍人繳納詞頭給事中再曽封駮成命之下則御史全臺兩省諫官並曽論列物情駭動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以此卜之則公議所棄不可不去也伏望聖慈察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為宗廟社稷永逺之慮早出臣奏付外施行又言臣兩曽論奏鄧温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指揮臣聞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

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如此令温伯姦邪反覆惟利是嗜交結蔡確臣節不忠自聞詔除甚駭物聽臺諫論列乞寢成命令已累日未聽俞音事繫消長不避誅譴伏望陛下以言官累奏付外施行勿以姦人先定之語而廢天下至公之論又言臣前日以職事進對因及治亂安危之大計伏蒙

聖慈特賜開納感激抃蹈莫能自勝最後論列温伯差除不當陛下諭臣曰卿等須體朝廷之意天下事豈可盡由臺諫亦當出自宸衷臣雖已具義理開陳退而深思猶有未盡輙布悃愊上凟天聽惟陛下不憚煩而試聽之臣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

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于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爲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效也後世之事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爲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進言者益少而聽言者不知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神宗皇帝考古揆今更新官制以朝廷者政事之所自出乃用有唐六典之法置舍人於中書省凡詔令之未安法度之未便皆得抗之庶協厥中萬一差失則

設給事中於門下省委之封駮猶恐人之謀慮不能盡善則又命諫官論議御史糾彈上下維持紀綱詳密誠使此地卒皆得人交修職業而朝廷不治者未之有也今天下方制萬里獲覩陛下之清光者億兆之中僅有一二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焉自二聖臨御以来羣臣無非次之對上則六七執政下則四五言官而已陛下所與謀議者其寡少如此臣若更不以體朝廷為事知公議之不可而不以告于陛下則黎民

疾苦萬務闕失邪正之消長中外之情僞何以盡達於
聖聽乎昔唐太宗之朝三日不諫則責侍臣盖髙卑之
勢既已遼絶上下之情常若不通虛己招來猶或不至
儻示厭薄人誰盡忠書稱堯之德則曰稽於衆舍己從
人語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興則曰
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
過不吝惟其諫而能聽聽而能改此古帝王所以為聖
人也伏望陛下開廣聰明延納忠臣言或逆耳則求諸

道語或遜志則知其惡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使懐姦者無隙可乗履正者樂告以善陛下廣覽兼聽日新聖德與堯舜禹湯並驅争先不其偉歟臣待罪諫垣曽乏善狀惟是盡誠無隱庶幾報塞大恩更願陛下察其愛君之心恕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甚又言臣近四次論奏鄧温伯差除不當令未奉指揮臣不敢遠引前古上煩天聽止以祖宗故事更為陛下開陳庶幾愚忠或蒙採納臣伏覩太祖以和㠓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

之欲名入翰林謂近臣曰嵘畔子旣旣然胷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寢景德三年樞密院言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之人尚在職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留滯真宗曰此等皆不自省循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倘加升擢必須有名方塞輿議先朝時有一散從官李榮在藩日曽預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嘗隨流輩預選先帝見而詢之乃知榮也止遷隊長歲餘漸擢為小校盖國家爵位

不可輕授也臣每看至此輒廢書歎息何者祖宗不吝官禄惟以待天下之賢苟非其人未嘗輕假名器豈特畏天下之議而已蓋將詒謀於後世也且藩邸之吏預執事之勤雖軍校之微猶不欲無名與之况玉堂禁近事更有大於此者乎祖宗之朝猶重學士每欲命人必審其才器之邪正蓋將求賢以自輔非專取其文藝而已如和㠓者固未有過惡之迹但觀其眸疑非端士遂不復用則選掄之意豈欲以小人在側耶今温伯姦邪

反覆皆有顯狀早入安石惠卿之黨盜取榮寵晚附蔡確輕用王言貪天之功僥倖異日非特和𡾊之比也但以暫掌牋記遂叨攀附之名俾長禁林奉承密旨又非小校之類也臣竊謂太祖雖愛和𡾊之才恐非正人乃輟翰苑之命陛下知溫伯之姦邪而寘於論思之地太宗真宗于合推恩之人猶不輕授陛下未嘗出閤溫伯本非宮僚今乃無名假寵如此臣竊為陛下惜之陛下亦當為祖宗惜之也況詞頭初下中書舍人已嘗繳納

成命既降給事中再具封還朝廷皆不聽從然後御史全臺兩省諫官相繼論列茍粗合于公議豈至如此紛紜伏望陛下上體三聖之心下為萬世之法因温伯之辭免収還新命使小人之道不能寖長以消朝廷異時之患天下幸甚又言臣向者累具論列鄧温伯差除不當乞行寢罷未奉指揮間臣以疾病在告不復更進章疏日近竊聞温伯將受新命臣雖伏枕危殆日夕憂懣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振起正道登用賢俊天下之情翕

然歌誦令温伯之姦邪反覆中外所知攘奪太皇太后
社稷之功以歸蔡確此戴天履地之所疾況臣誤被恩
擢列職諫省豈敢容縱姦慝以為朝廷異日之患乎自
唐以来為翰林學士承旨者鮮有不登宰輔蘇頌是也
令温伯既置此位異日豈敢保其不至執政耶臣大病
之餘三次勞復自度疾勢恐不得再望清光若姦人不
去朝廷雖死目不瞑矣臣不能自書謹口授臣男具録
上進惟陛下哀而聽之貼黄稱臣聞温伯差除本不出

於聖意止由呂大防留身薦引故有是命然大防之意非特欲成就溫伯以自結於羣姦而已蓋昨來都司擬定任永壽等酬賞不當臺諫官屢有彈劾大防切齒惡之無以泄其憤怒是以明知溫伯之罪公然提拔意謂言者必須力爭則欲假此為名以逐臣等皆是宰相之陰謀願陛下聖明深賜省察若謂溫伯曾掌牋記欲示恩禮即乞朝廷優與職名處之藩鎮則陛下所以待溫伯者不為不厚而小人無寖長之勢惟乞出自聖斷早

賜施行

先是御史中丞梁燾言臣伏見兩宮閔雨至誠惻怛明飭政令以名和氣聖德應天之實無所不至今屬臺諫官分責六曹臣等見根究諸司壅隅稽滯之弊臣以為治之道在先正本清源而三省政事之本命令之源也其休戚所繫誠非有司之比恐不能獨無留滯闕失之事也臣愚欲望聖慈面詔大臣總持綱要協輔至公各誡屬官分察滯事如門下省委給事中中書省委舍人

尚書省委都司親閱簿書點檢結絶候了日具總目聞
奏庶幾大小之政上下修舉以副宸衷求治之意貼黄
三省合進呈事至多其間不無留滯欲乞聖慈指揮除
事干要速及法當取㫖外並令别具條目擬進施行即
不得與熟事衮同進入四方申尚書省待報文字不少
法須勘當類成留滯欲乞聖慈指揮將見到申請更不
送逐處勘當並疾速相度行下即事連他司或干文法
須合取會者勒令合干人吏暫齎文書赴都司照會仰

都司白執政請限結絶其見勘當未了者立限申都司訴訟詞狀准此癸卯詔三省自去年十月一日至令承受到文字門下省給事中中書省中書舍人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親閱簿書點檢結絶新録削去盖不知梁燾曽有奏請此亦救旱之一事也令脩載之

詔久愆雨澤開寺觀令士庶燒香此據御集

詔給事中鄭穆中書舍人王巖叟左右諫議劉安世朱光庭同舉監察御史二員以聞　巖叟言臣伏覩元祐三年六月八日指揮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並用陞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臣竊以取人之法雖不可以不循資格而資格太嚴亦為取人之害自立此制求士極艱上下之情以為公患今日前所用皆是舊人曾未有一人應詔舉而用者則立法太嚴其弊已見苟不就資格之中稍寛其制恐非通方避礙之道臣愚欲乞除去實歷一年之文但取正理通判資序人庶于乏材之時畧廣進賢之路　嚴叟又甞言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説耳聞

其說不如目覩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槩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才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言路得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聽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當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巖叟論資格太嚴及言路宜參用四方之士皆不得其時亦不知從違何如姑附見此更須考詳言路專用一方之人必有年月易尋究者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劉唐老為右正言六月四日司馬康為左司諫或唐老與康俱家洛陽更詳之王巖叟言已見元年九月末或當附此

詔果莊子索諾木節

為右班殿直仍月給茶綵以能撫帖部族故也

甲辰宰臣呂大防等因時雨不足乞罷免職任詔答不允二十一日蘇轍云云月末梁燾云云可考

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孫固卒輟朝臨奠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神道碑額曰純亮遺表恩澤例外更與三人差遣孫固舊傳云固在熙寧元豐間以藩邸舊恩馴致顯位其論議雅與司馬光等合晚節實與元祐之政紹聖四年追正光等罪惡詔固遺表恩澤與二人餘悉追奪列于姦黨元符二年以固嘗薦河南尹才特授號州司戶參軍後才曾在垂簾時上書乞名宗子入繼大統才已死詔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永不仕宦而奪固所贈官盡追遺表恩澤以為臣子之戒大觀二年以固係

神宗皇帝隨龍人及舉尹才時才未曾上言特出籍新傳削去尹才事亦無辯誣當考尹才以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得官不知用何日上書

丙午兵部言進奉人所賜名目出告外更給黃牒其溪峒知州蠻官賜名目只出官告其例不一詔化外人依官制前合給敕告者今後除因進奉及立功補授合帶授階散及將軍郎將司候司階司戈等依元給告及出文牒外餘承襲合授告之人只給告命新削 吏部言八路乞依吏部差注之法從之呂公著掌記已行遺事罷八路差遣其一也元豐八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呂大防云云元祐元年四月十八日詔又六月二十二日吏部云云

戊申戶部言在京香藥象牙乳香日久許客人於三路入納見錢給鈔沿邊加饒二分次邊近裏州軍並加饒一分到京算清從之新削　太師文彥博言蒙聖恩俟臣出門日於瓊林苑賜餞送御筵縁前日孫固薨昔臣與固在三省供職義均休戚乞罷詔至日三省樞密院官於瓊林苑會餞送更不用樂　金部員外郎張元方提點京東路刑獄

癸丑詔講讀官今後每遇經筵退留講讀官各一員於邇英閣奏對此事當考也詔新通判岷州郭逢原權通判磁州新知壽州楊蟠別與差遣以給事中鄭穆范祖禹累有論駮故也　湖南轉運司言應金銀銅鉛錫興發不堪置場官監依條立年額課利名人承買而地主訴其騷擾請先問地主如願承買檢估已業抵當及所出課額利錢數已上即行給付如不願或已業抵當不及即依本條施行從之新無

丙辰戶部言處台婺衢銀坑興發乞逐州應管合發上供及無額官錢並就截應副買銀上京從之新無

學士院言諸蕃初入貢者乞令合屬安撫鈐轄宣撫等司體問其國所在遠近大小與見今入貢何國為比保明聞奏庶待遇之禮不致失當從之以邈黎國初入貢故也

翰林學士蘇轍言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闊遠歲事可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聖心焦勞請禱備至發倉粟留

上供米以救饑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實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内既竭其誠心啚用勸分以濟民戹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意今二聖既勤其内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文德朝羣臣臣恐九重之祕憂惶之實民莫得知徒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天災不恤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匆順以此救旱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詔有司罷朔會避正

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過羣情悦服神亦佑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近日執政大臣雖曾奏乞觧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既自引咎則大臣埶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竢得雨而復君臣協心災變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黙或加采納乞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

丁巳詔曰朕奉承統業於今五年臨御崇髙未達庶政夙夜祇懼若涉淵氷常恐徳之弗類無以下慰民望上當天心令者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逮此孟夏旱災如焚麥不充食禾未出土歳事凛凛民且狼顧雖禱祀偹至而神莫之答惟循省自克則災或可消意者政令寛弛吏或為害而莫之懲歟役賦失當民病於事而莫之察歟忠言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歟念之雖勤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意庶幾陰陽之不違可自今月二

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坐前殿及將來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朕上奉東朝深愧常珍之日缺下臨庶尹猶冀嘉言之上聞苟利于人其無不可蘇轍之詞也王巖叟墓誌巖叟亦嘗建言且云日當食朔蓋六年事也

提點梓州路刑獄李傑為金部郎中　詔宣使惠州刺史入內押班馮宗道為遥郡團練使西京左藏庫使嘉州刺史入內押班梁惟簡為文思使　太師致仕文彦博言蒙恩以臣致仕依條與五人恩澤外曽孫常乞特授一近下名目外餘乞罷詔常

特與假承務郎外不許並三月二十四日

戊午詔開封府賞錢除各支贓罰不係省頭子錢外遇闕據申尚書省於在京抵當并熟藥所息之内及吏禄剩數錢内支給新無

辛酉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改授彰德軍節度使再任知大名府　以西南龍番進奉人安化大將軍龍以利為安遠大將軍保順郎將龍延舜等為安化郎將奉化郎將龍以委等為武寧將軍龍延間等為保順

郎將

壬戌吏部言大理寺并太學正録等官及編修敕令式之類應不用舉主轉官者乞差承務郎以上除祕書省正字太學博士大理寺官外從之

是月令保安軍牒報宥州智固勝如建置年月宥州牒蘭州所管至第三寨取直令保安軍牒蘭州地界請計會熈州此並係政目四月末事當考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聞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聞懷私挾邪竊禄偷安以固位

而不去者也謹按宰臣呂大防暗謬偏滯庸懦忮忌䇿
同列之私忘事君之志無經國之遠慮乏濟物之通才
驟蒙拔擢之恩上誤仰成之意搢紳君子閭里小人指
議鄙笑以為口實陛下喜安静而為動揺陛下喜公正
而為私曲陛下喜謹重而為輕妄陛下喜廉儉而為貪
侈黨護姦邪崇長峭刻行已無平直之操事上無純一
之德夫相者助也所以助成君德陛下修德清明之如
此大防詭隨患失之如彼將何以居相助之地其不勝

任也明矣且沴氣為旱政理不平所當恐懼修省上助寅畏乃敢歸之陰陽之數備禮連章再請而止不獨輕易主威又復簡忽天戒此尤當明其罪而去之者也伏望聖明以宗社為計以天下為念伏乞罷免大防相位以慰中外之望又言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輙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令之宰相率二三年

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又來蓋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禄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為憂以妨賢為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恩數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去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為宜皆為朝廷喜此所以重朝廷

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禄清議已不容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甚少一有之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礪振潔以節操相髙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来大臣皆以竊禄偷安為計寖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盖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引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

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為之鄙薄私交為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踈絶朝廷雖以之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既以其罪不可復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衆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畏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才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相之才亦非不多也

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吕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為其如此若蒙陛下許吕大防令以禮去不惟大防且掩覆其罪狀不為言臣之所擿不為公議之所指不容使之養望于外他日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於是大防真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

位而漸以名節自重如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聖慈以安危為計以治亂為念以養大臣之譽望為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為術保完大防今日之去存全大防他日之用敬謝旱烈之譴銷壓愁怨之氣上承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聖人采納天下幸甚梁燾劾呂大防兩章不得其月日因燾稱沴氣為旱又稱敬謝旱烈之譴故附見四月末又按四月九日大防等以旱乞罷詔不允二十一日蘇轍言所請不力然則燾劾大防必在四月也五月二十六日燾已遷吏書蘇轍代為中丞當四月間攻大防者必不止燾一人臺

諫官皆與焉此月八日以前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大防為臺諫攻任永壽等故特用鄧温伯欲因此以逐臺諫然則安世亦必有劾章但未見其本耳其他更須考詳大防明年五月九日又乞外任燾已不在言職八月十八日遂出知鄭州

燾又言朋黨起而國政傾蒙蔽作而主聽壅强悍容而君道失此三者有天下之大患自古人主莫不以為憂而終少辨者人臣莫不以為戒而或自蹈之此三者之患臣恐未銷于今日也臣竊懼之伏願陛下持大公以照之守至正以治之每於政事之間常加意以察其深微使朋黨不能快其謀蒙蔽不能行其私

强悍知懼而自戢然則主威可立而國勢以強中士無幸進朋邪之心正臣有不懈匪躬之節事繫安危乞留宸念貼黄臣備位耳目之官懷欲言之志而不盡致陛下有所不知則非所以上廣聰明與朋黨蒙蔽之罪無以異是負聖恩也臣今日之言誠有深旨伏乞留神省察如在位尚不知懼猶須他日面論臣死不敢隱也燾論

朋黨不得其時必當呂大防劉摯理會吏額房之際今附之四月末

燾又言秩俸之厚所以崇賢能養廉隅至於衰末倉猝之際或議刻削助

其不給故唐德宗屢因兵難不得已而為貞元之事陸贄為翰林學士爭之不得明年兵罷贄且為相更議增百官俸以掩前失夫艱難倉猝之間國用不足豈暇顧朝廷大體然賢相知其大者猶以為不可蓋所以養士君子固宜禮意隆厚也今朝廷財用雖屈其傷才蠹國之實不在百官俸廩況所得毫髮細微不足以少助費當此清明之時蹈彼衰末之跡彼從權以要一時之利固已陋矣此著令以為常行之法豈不悖哉士大夫深

為朝廷惜之合此議未定之時宜一切罷去以全國體

燾論減俸不得其時更附四月末俟更檢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范重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五月丙寅詔陜西河東地界近已定議以知潁昌府觀文殿學士范純仁知延安府知延安府樞密直學士中大夫趙卨為端明殿學士仍遷太中大夫知太原府特賜銀絹各一千匹兩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

竊聞除范純仁知延安府延安府為極邊密制羌境雖從來遴擇帥臣而近未有以舊相臨之者一旦忽命純仁竊恐事體太重非所以尊嚴國威而徒使黠寇妄意窺我以謂中外之材其下無可任者又謂舊相事權非常將必有所經營由此懷疑生事朝廷本以重延安而不知所以增羌人之疑也愚慮所及不敢遂默欲乞聖慈別賜處分又言陜西四路自置帥以來真宗朝故相張齊賢向敏中皆曾領延州緣當時趙德明雖納欵信

約未定故命向敏中經畧李繼遷叛擾邉塞故命張齊賢經畧距七十餘年蕃漢之人耳目所不接又當納欵貢奉之時驟加相臣臨之必恐挾疑生事伏望聖慈早賜施行尋改命純仁知太原趙卨知延安如故二十四日改命

知太原府龍圖閣直學士滕元發為龍圖閣學士知揚州知揚州龍圖閣待制蔡京知潁昌府

戊辰詔故屯田員外郎陳洙嘉祐中任殿中侍御史裏行常請選宗室立為皇子特録其子或孫一名郊社齋

郎司馬光元年八月末有言　陝西轉運司言諸路係差他處榷官並不得依正官到罷例受供饋只准所榷本職月給例到罷並不得過一月之數其只在本處榷攝者不在給限從之新本削去　戶部郎中高鑄言敗闕場務乞只減淨利庶不虧係省課額從之

己巳宣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謚安修克敦卒

庚午中書舍人顔復為天章閣待制國子祭酒翌日卒

賻錢五十萬以嘗任經筵故也政目十二日復辛令依實録　衛尉少卿林英提舉崇禧觀英以疾自請也　直祕閣韓宗師為衛尉少卿

辛未都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陜西等路茶事司言應雅州管下盧山榮經縣碉門靈關寨威茂龍州綿州石泉縣界並為禁茶地分如敢侵犯並依秦熙等路法施行從之

壬申詔疎决天下罪人内强盗至死情輕者申安撫鈐

轄司詳斷　是日雨此據政目五月八日事增入當考　陝西路轉運副使章楶為右司郎中晁端彥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端彥自都司出為發運新舊本俱不載其由當是坐違法擬四吏賞言者攻之又按杜常以三年八月為左司郎中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遷太常少卿據蘇轍十二月疏稱常在都司希合時忱任永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累為臺官所劾又劉安世論酬賞過優亦稱御史言常赴忱會不知何故常乃久留左司而端彥先罷右司也或端彥之罷初不由此更須考詳盛陶作端彥墓誌云為右司郎中時僕丞多公交游公論議不阿呂丞相尤不喜異說公議罪有必罰者議賞有必與者前後十數丞相以七十而仕者不得任子諭公立法公執以為不可曰任其力受其責獨不得從其所厚耶蔡新州故吏訴吏部不錄前所受責公曰有格在吏部非是

可錄之丞相以手指蔡新州姓名示公曰如此二字何笑而謂曰其惟右司敢予公正色對曰敢丞相滋不說會李端稟疾不起公曰吾可以去矣尋乞補外拜江淮荆浙發運使

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路昌衡知荆南

詔差役法內有未備事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與諫議大夫點檢戶曹文字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五月八日先是安世言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已四年選官置局講求利害天下之議悉使折衷而承詔立法之意惟以仁民愛物為務謂嘉祐差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常見其害者今則

損而去之元豐約束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尚南北之異宜本州人情裁以國論隨方條列罔不具備而又申以明詔諭旨若施行之際或窒礙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疎畧而未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至厚重惜民事之深意也新書之下輿情慰悦中外帖息初無間言而姦邪之人内懷顧望造播横議已欲沮毁遂致一二小臣敢執偏見妄進邪説欲罷差役依舊雇募當職官吏不能為朝廷固

守法度而依違遷就屢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而取之不竭故堯舜三代以來莫之能廢議者乃謂不役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兩便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資設官鼓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棄其易出之力而責其難致之錢固已非理又使上戶止納數千則優游卒歲日益兼并下戶自來無役者例使加賦日朘月削寖以窮

困損九分之貧民益一分之上户輕重倒置孰甚於此臣竊謂以一家一歲覩之則輸錢若省而易給以終身累世計之則所出不貲而難供今聚斂之臣惟欲追剝生靈而不為天下長久之慮詎可信哉議者又謂人户輸不及三番處恐役太重臣亦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放四

十二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七千之額以為輪差不足亦已過矣然而天下州縣或有連值凶歲人戶流移番次不足之處則在有司通融補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覩國家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差役之法已更六聖隨時損益既皆中理考覩已試之效固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兹尚容移奪臣竊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知法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今差法已善陛下正當信而守之執政大臣尤宜協心體國

堅拒邪說而乃縱使姦慝倡為異論揺動人情惑亂天
下故議者謂今日紛紜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特
在於邪說之士大夫也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願陛下特奮乾剛力主
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言妄有變易庶
使祖宗之成法不為姦人之所奪天下幸甚貼黄臣勘
會自行差役後來臣僚執一偏之見妄有申請衝改過
事目不少其間甚多踈略牴牾反為民害者欲望聖慈

特降指揮下戶部令畫一條析聞奏再委執政聚議除利害的確須合更張及一州一路自有所宜不可通用外其應縁邪說遷改變動去處並乞却令依舊施行所貴法度純一天下不惑　詔太師致仕文彦博特依前任宰臣添賜公使仍令河南府管勾支用　詔三路帥臣監司於本轄見任及前任武臣諸司副使以上係軍班出身内精加選擇才畧聲迹為衆所推之人一兩員堪充路分以上主兵任使者限一月密具職位姓名實

封保明以聞如已係路分以上及將領亦聽選舉侯舉到令樞密院籍記姓名遇有任使暫抽赴闕本路更加審察如委可任使即取旨升擢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竊以提舉出賣解鹽委任事權不輕例得就移監司今聞除授宣義郎孫迥頃在謫籍朝廷特差通判永興軍又移權發遣懷州猶未到任未有功狀可以別當恩奨況今搢紳之間有才無過者甚衆若以公議采擢於孤寒疎遠之地不為乏人何必區區求之於罪累之餘以

示不廣殆無以感勵材能忠厚之士恐非陛下仁明至公之旨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罷迥上件差遣且使為懷州以觀後效貼黄迥誠有風力所臨治辦但以從事於賈青之刻薄故得罪清議今若且使為郡俟政有愷悌之實然後用之未晚也八月十二日迥知濮州六年四月六日當考實録五月八日提舉出賣解鹽程高為利路運判政目五月八日孫迥提舉解鹽實録乃不書

癸酉吏部言改修到歲舉大使臣及小使臣充升陟者並通融奏舉諸路知州小使臣幕職官以不知州者非

外條保官稱知州者准此通判桂陽監使六員黄河都大司官埽岸使臣二十員者准此不滿二十員者四員從之新削

乙亥羣臣拜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詔荅不允表四上乃允之舊録云自去年冬無雪至是始雨按政目是月八日已得雨矣今不取新本因之

丙子知沅州胡田言渠陽塞蠻人作過臣領兵處置畢詔軍兵等令運司各賜錢有差　鄜延路經畧司言保安軍封到宥州牒稱請廢蘭州勝如等處堡詔熙河蘭

岷路經略司密勘會勝如智固兩堡內見屯蓄漢兵馬并巡檢使臣等人數其城壁樓櫓守禦之具各有何次第自元豐五年修後有何事迹或文據可為西界照驗今當何辭折難回牒及所稱廣割嶺是何處繪圖以聞六月八日上官均言可考月末范育奏或附此蘇轍上言四事并合參照政目三月末有牒納葉勝如經且智固埒克節努扎三處瓶壁請毀去四月末令保安牒智固及勝如建置年月

戊寅樞密院言令舉人及曾教學人并陰陽卜筮州縣停閑人會造兵器工匠並不得入溪峒與歸明蠻人相

見違者以違制論許人告每名賞錢二十貫仍委本地分廵檢縣尉覺察從之

辛巳直龍圖閣樞密都承旨韓川為中書舍人

壬午中書舍人王巖叟為龍圖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三省言尚書右丞許將奏臣近準敕差夏至祭皇地祇攝事竊考祀儀見廵者詳定禮文所奏親祀南郊合祭天地非禮乃建議罷圜丘皇地祇并從祀位郊祀之歲不及親祠地祇即遣冢宰攝事已具為儀行之臣伏以

王者父天母地並為大神自古制祀雖有異同然未有偏止而不躬行者也且三歲冬至天子親祀徧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其歲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是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也不可不議伏望聖慈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斟酌其宜明正祀典以作萬世法詔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以聞元豐六年五月九日六月十二日又詔政目云許將乞合祭地祇當考政目又於是日書勘蔡碩今實録乃於八月四日書之合從實録

侍御史孫升言臣竊觀歴代以來君子進則天下治安小

人用則天下危亂載在方册明如日星可為深戒何則君子進則上能尊君下能愛民汲引善良放遠邪佞是以朝廷肅清天下治安凡所謂小人者遠之使不能為姦惡而已非有意於害之也故周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也小人則不然一日得志於天下則懷姦以罔上朋邪而附下黨與交結惟利是市賊害善類中傷忠良賢人既亡亂亦隨起故周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由是言之則為天下萬世計者不可不以防微杜漸

為戒也臣按贓滿貸命編管韶州人蔡碩當其凡蔡確
為宰相之日表裏相應挾權納賄驕奢淫佚無所不為
前後姦贓莫知其數昨緣軍器監計置物料止一事爾
侵盜欺隱官錢至數萬燒焚帳歷偽作簿書國朝以來
姦贓盈滿未有其比朝廷特貸其死置之善地然凶燄
未息而懷邪市利之黨猶有交結臣訪聞韶州自來買
銅未有見錢支結出照帖與銅戶俗謂之油糧主守候
歲月依次第支錢昨來韶州郡縣官員交結蔡碩使於

油糧主守處每一貫照帖止用錢數百收買遂冒法不依資次一頓支給官錢與碩不月餘日蔡碩贏落官錢千餘貫蔡碩遂於虔州用錢打造大船乘載姬妾鼓噪順流浮江西下自以為王法所不能制也方具貸死之日姦黨交結且猶若是況其得志耶伏望聖慈詳察特降指揮下廣南東路不干礙官司體量韶州冒法支官錢與蔡碩官員詣實因依重行黜責以戒附下罔上惠姦賊民之黨從之元祐五年五月初九日升上此奏政目十八日書勘蔡碩即此蓋升以九

日上奏十八日得旨施行也實録於八月四日乃書今兩存之

癸未詔今後轉運提刑司巡所部州縣二年一周仍歲按其半舊條有故不能遍者更不施行以臣僚上言監司便文苟簡多不徧行本部故也

丙戌祕閣校理張舜民為殿中侍御史六月十二日改金外工部員外郎楊康國為監察御史康國共城人劉摯銘其父墊監察御史楊畏為工部員外郎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等累奏乞罷畏臺職而畏亦自求免故與康國兩易所除御史

在三月二十六日　太常寺狀欲乞今後應輟朝並輟聞哀之明日如前殿即輟起居遇後殿起居或日參並准此假日及後殿垂簾假日合入官起居輟以次日從之　詔贈太子太師元絳神道碑以懿文為額從其子著寧請也

戊子新知延安府觀文殿學士范純仁為觀文殿大學士知太原府五月二日除梁燾云云　詔供備庫使趙永寧為相州鈐轄以巽祖之後特從其請也　戸部言應外官赴

闕割俸或全留在外請領不帶歴身隨行者乞令所屬勘驗給公據朝見閤門點檢報太府寺給二分料錢小歴勘請從之新無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可考

己丑尚書省白劄子勘會府界諸路人戸積年諸般欠負名件稍多前後官司奏請分展年料催納不一及有累經展閣去處若併行催理慮人戸輸納不易詔將府界諸路人戸應見欠諸般欠負以十分為率每年隨夏秋科各帶納一分願併納者聽仍置簿文定逐戸諸般

見欠併為一處及每年合納數目令年夏科為始理納如係各司錢物即各置簿催理所有前後累降催納欠負分科展閣指揮更不施行編録法册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聖旨今掇取附見蘇軾奏目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恐蘇軾誤令兩存之六年閏八月八日王巖叟云云可考

庚寅御史中丞梁燾權戸部尚書左諫議大夫劉安世為中書舍人燾安世並以乞罷鄧温伯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不拜詔遣中使諭燾促令受告仍押赴省供職燾於六月十四日方受命劉摯記此甚詳今别見彼燾既稱謝即言過坤成節

上壽訖當請外而安世以病卧家訖辭之八月十八日可考
壽為中丞時嘗言蔡確姦以事君誤先帝多矣陛下優
恩容貸處以善郡小人忘義不自揆度若吳處厚所箋
詩章乃安陸前古人物遺迹所在章詠偶及之至於怨
謗君父必不敢至此若譏侮臣下則有之故臣在言路
嘗論確姦惡欺君害物未嘗專指詩什伏覩祖宗以來
如丁謂嶺海之責不過三數年還之陛下聖度好生何
所不容臣聞確母老憂思成病有可愍者唐劉禹錫児

愎姦險王叔文篤信之幾傾唐室貶播州裴度以其母老爲言憲宗曰爲人子宜謹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比他人尤不可赦憲宗徐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今陛下聖德天度唐憲宗豈足以望萬一然事頗相類願陛下哀之特與内徙湖湘間既足以明確忘親爲惡之罪又足以勵天下孝子事親之心然此事不當出於臣子願陛下宸斷　又言風聞中貴陳衍採訪外事密奏兩宫衍近來頗自表異陵押羣輩氣岸

不遜臣以謂兩宮聖明輔陛下施為有宰執論事得失有臺諫百司各守其職循名責實則事無廢弛豈可使閹豎賤隸上玷聰明若人言為信有傷聖德漸不可長疏累上又面論之此據梁燾行狀盖為中丞未升戶書日有言今附此新舊本並不載此不知何故行狀乃張舜民據燾子躬吉等所編次參以舜民所聞見而作時黨禍再起矣當考

右諫議大夫朱光庭言新除太學博士秦觀素號薄徒惡行非一豈可以為人之師伏望特罷新命詔觀別與差遣

辛卯侍御史孫升殿中侍御史賈易同奏編類章疏五月二十七日

臣等近全臺彈劾新除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無中立不倚之操有朋姦罔上之迹未蒙省察施行御史中丞梁燾已居家待罪臣等義難自安謹録白温伯為諫官日朋附呂惠卿誣陷王安國及在翰林日陰交蔡確於制命之中獨推確為定策當時既無危疑之事大臣何有定議之功茍推保佑之功以為蔡確之功則致危疑之罪將使誰當確之怨望謗訕自温伯發之蔡確流竄遠方而制文傳播天下温伯進退實係消長朋姦罔上

迹狀著明恭惟皇帝陛下聖德日躋正須直亮之人朝夕輔導如温伯姦邪不正豈宜内相人主親承天命夫察邪正辨是非朝廷設御史之意也臣等非為身謀實惜國體伏望特回睿眷省覽臣等所奏早賜處分三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八日七月二十四日凡四狀貼黄言王珪首相止云預定議於禁塗其比方止於漢之樊侯賦命而已策立之制尤嘉定議之功其比方乃如周勃則當時豈有危疑不決之議如漢之諸吕賴蔡確而後定哉大事之屬既歸

蔡確則危疑之罪將使誰當負國欺天莫大於此

壬辰翰林學士蘇轍為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轍言臣以空踈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及則百司殆廢頃者員鈌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敕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

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者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行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

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舉升朝官初任朝通判以上或第三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知縣人所舉各半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元置監察内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致隳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此章附見初除日轍以五月二十八日除中丞日孫升已為侍御史今年三月賈易已為殿中去年五月二十二日先罷察院楊畏除張舜民殿院楊康國察院而舜民辭不受官賈易亦請避嫌轍所稱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未入者謂易與舜民其一人蓋康國也易既以六月八日罷舜民以二十二日罷康國遂改殿院因詔轍及升同舉察院二人

轍又言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

得其官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其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温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廹於朝命黽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辯是非一加進擢

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懐禄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册不為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輭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為隱忍包含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此章不得其時附初拜中丞日雖必不在此日亦必先有此章然後及他事也

吏部侍郎兼侍讀范百禄為翰林學士　給事中鄭穆為寶文閣待制國子祭酒右諫議大夫朱光庭為給事

中光庭固辭詔令中使諭之受告仍押赴省供職遣中使據王巖叟紀年録光庭受命在六月十四日劉摯行年後記甚詳今別見於彼　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劉唐老為右正言　太中大夫知虢州蒲宗孟復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詔應沿邊事創添置官陝西轉運司管勾公事五員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一員河東經畧安撫司準備差使一員並減罷依省員罷任施行河東并陝西諸路經畧安撫司聽候差使各一十五員令逐司放罷並令後更不差人　戶部言乞太府

長貳每月各分廵轄下庫務一兩處㸃檢簿歴官物具有無舉發改正事件申省即不得預定時日所㸃檢事却有姦弊露者㸃檢官本部奏劾詔左藏南北庫推貨務商稅院依此新無 賜度僧牒五十令杭州開西湖政目

二十八日事 從知州蘇軾請也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民居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作六井民足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輙開治故湖水足

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潮潮水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以茆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造堰閘以為潮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治六井民稍獲其利軾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而行

者便矣人喜種菱若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度牒半百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軾墓誌云僧度牒百今從政目　宥州牒保安軍蘭州地界如前月令保安軍再牒會熙州政目五月事

是月范祖禹對邇英劄子言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歷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殿名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

鑒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史以自戒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如目覩之二圖皆嘗頒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閒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惟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侍御史孫升言臣聞之書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說者謂君臣皆有純一之德則天心享之矣若君謹守法度而臣有

僭差上推至誠而下或蒙闇則亦未獲天心之享也洪範五事之咎徵則曰蒙恒風若僭恒暘若久旱不雨謂之恒暘暴風無節謂之恒風然則蒙者下有蒙闇而上不知則亦謂之蒙臣有僭差而君不治則亦謂之僭天心之所以愛人君而為之戒告丁寧反覆如此臣竊以陛下委任大臣謹守法度憂念元元至誠惻怛可以格於穹昊無難然自春以來雨澤愆期暴風無節祈禱益虔而亢陽日甚未副焦勞之意者何哉五年春旱二月癸卯禱雨岳瀆

自去冬無雪至五月壬申始雨　蓋政事之失而天變為之應若合符節臣愚以謂今日蒙闇之咎不在上而在下僭差之咎不在君而在臣何以言之北京去闕庭無數驛而回河之役陛下決以為不可而罷之遂又興減水之役蓋名為減水實作回河　五年二月四日吳安持提舉修減水河　近日北京留守與本路轉運司奏論暑字坊截河堤與止水鋸牙之患乃回河之具也咫尺闕庭公然欺罔陛下有所不知況四方萬里之弊害乎豈非下有蒙闇之咎耶尚書省乃天

下四方取則之地而都司官吏壞法亂紀違條冒賞擅擬特旨不申中書大臣重惜私恩廢格公議罪惡顯著力為主張庇於貴近陛下從而不治則内外百司四方郡縣習為亂法何以制之乎豈非臣有僣差之咎耶恭惟陛下推至誠守法度而臣下蒙闇僣差以累聖明之德此天之所以告戒開悟陛下之意也伏望陛下廣耳目以消蒙闇之患明威令以正僣差之罪下以慰中外之公言上以答皇天之告戒則天下幸甚此章不得其時附見五月

末

升又言回河事曰臣竊以昔人謂謀從衆則合天心自古及今未有人謀不同而天應之者也今回河之役論者紛然是非不一乃以順復為符應臣實疑之且大河本因漲水衝溢遂決梁村口約水以入孫村故道大河之勢未分而東流之口已淤矣河勢因上流進約遂著沙堤直堤既決壅蓄漲流若簽堤不可捍則北都遂危又開順水堤兩口以舒其急雖漲流初洩其勢由孫村而東然霜降水落之後孫村之口果自東流乎此未

見順復之理明矣苟以順復為符應以示必行回河之議則人將無敢言者而愚臣區區竊以為未見萬全之畫也何則竭四海之力委萬人之命捐不可貲之費以幸萬有一成之功固已危矣又況論者之不一也方今天下無事內外晏然而遽興大役以擾民耗國既不僉諧人謀而乃假託天意其始順流則推之於天其終敗事將歸之於神而人不任其責矣此愚臣所以為疑而中外之所甚憂也伏望聖慈更加審察博采羣臣僉諧

眾議或下尚書省集議或再選公忠不倚之臣與安撫轉運提刑司按視同共保明利害待萬全而舉之則天下幸甚貼黄李偉吴安持等議者謂未嘗令結伏罪狀委得不至敗事故敢輕肆狂圖愚臣以謂事之可否由朝廷主行尚不謹於謀始雖敍輕猥小臣何補於國哉實録於三月二日書吴安持奏信水向生可考實録於三月八日載升乞罷黜偉及安持已見三月初三日又言臣伏見北京留守司奏准四月九日敕節文於内黄第一埽第三鋪地分荒字號坊内修打遮欄榥花村

一帶披攤出岸漫水小堰一道至闞村物料場西僉合
留守司勘會昨來回河係修河司措置先於西岸閉斷
闞村陽邵樊河三河門并置立暑字坊截河堤及修置
指水鋸牙馬頭欄擗大河水勢正指本府東岸契勘已
前年分西岸未有槐花村修打堤堰時漫水向北行流
尚自去年沙河直堤抹岸刷成口子水勢湍緊簽堤橫
堤大段危急其口子後來展塌已及九百餘步今來若
更於西岸修打堤堰截却漫水更不向北行流顯見擗

欄水勢一布東注衝刷府城之上簽横順水等堤為害不細伏望朝廷詳酌下都水監住罷更不修打上件堤堰免致府城被水者朝廷下都水監勘當本監止憑一管勾惠民河王景申述不致為害遂為允當回報朝廷乞依王景所申臣竊以大河利害為國重事北京輕重所繫一方而都水使者未嘗躬親行視端坐都城止據管勾惠民河王景所説便以為據殊不思北京所繫輕重而馮京為國大臣當方面之寄自任憂責苟非事切

豈敢奏陳今來都水監官輕忽國事乃至如此若大河漲水東如北京留守司所奏為害北都雖誅百千王景且復何補伏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都水使者躬親前去相度如槐花堤委是將來漲水於北京不至為害具詣實保明聞奏庶其身當責任不敢輕忽貼黄朝廷分設寺監皆以卿少命官獨都水謂之使者蓋都水之事非躬行按視不可故其長以使者命之豈有大河利害端坐都城止取一惠民河使臣文狀便以為據回申

朝廷利害之責將誰任又言臣竊以河朔州縣為國肘腋朝廷所宜加惠而大河為患者累年於茲矣不可不為之救治也然自興回河之役議者紛然是非不一蓋言其可回而有利者少指其不可回而為害者多此愚臣所以為疑而嘗力言之矣恭惟聖聽亦不能無疑也古者有大疑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自古及今未有衆謀不同而能成大事者也今回河之役可謂大事矣然朝廷所信者李偉吳安持二人爾

使偉與安持皆忠信厚重之君子猶恐其有偏蔽之患況二人利口輕猥見利忘義吳居厚興鐵冶於京東殘民傷國者偉之謀也市易之罔上壞法害及公私者安持之力也以河北轉運使謝卿材誠實有守河北都轉運使范子奇精敏喜功卿材子奇既當付委之重親見利害之實豈敢固違朝廷旨意而與二人者異論乎彼必審所擇矣臣聞自卿材與子奇因異議而罷一路官吏吞聲屏息無復敢言不獨河北官吏如此今朝廷士

大夫莫不以言回河為諱豈有謀大利興大役而固執一偏塗衆人之耳目蔽塞其議論以幸萬一之成甚可怪也古人言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又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庶之言且不可壅況士大夫之議論乎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應曾經歷河事臣僚並令實封詳具大河經久利害詣實聞

奏又詔河北州縣臣庶應有諳知大河利害並許實封於所在官司投進然後朝廷博采衆議審擇可否選委

忠實審練通達世務一二近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保明待萬全而舉之則庶幾有成也伏望少留聖聽則天下幸甚卿材自河北徙河東在四年八月十二日子奇還河東在十月二十三日恐升奏此必不在五年更詳考之